

# 高校英语词汇教学 与习得研究

• 李红梅 张鸾 马秋凤 著 •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高校英语词汇教学 与习得研究

李红梅 张鸾 马秋凤 著

---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校英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李红梅,张鸾,马秋凤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307-18512-8

I. 高… II. ①李… ②张… ③马… III. 英语—词汇—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H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3717 号

责任编辑:林 莉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25 字数:42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8512-8      定价:39.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前 言

词汇作为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及语言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语言离开词汇，就会失去其本身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无论我们学习哪种语言，首先接触到的都是词汇。词组成词块、短语、从句、句子、段落、篇章，所有的大于词的语言单位都是由词组成的。此外，词汇的习得对于英语各项能力的提高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词汇有助于语言使用与表达，而语言的实际运用又有助于词汇的习得。因此，词汇习得与语言运用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全面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水平。

伴随着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的发展，词汇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以语法为中心的语言教学逐渐被以词汇为中心的语言教学所取代，我们由此编写了《高校英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一书，本书内容夯实，讲解详细，非常实用。学习此书，读者能更明确地了解词汇的相关理论与知识。

本书共有十三章，第一章先从英语历史的角度，通过英语的起源与发展来探讨词汇学习；第二章则是从记忆与心理词汇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词汇的记忆与提取；第三到第八章阐述了词汇教学的相关内容，其中第三、四章介绍了词汇教学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词汇教学，使读者对词汇教学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第五章则是研究分析了词汇的广度与深度问题；第六章则是介绍了词汇与语言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的相互作用；第七章从文化差异的视角探讨了词汇教学问题；第八章介绍了词汇习得研究的现状及高新闻词汇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九章到第十三章则是词汇习得的相关理论知识，分别介绍了词汇习得的理论基础、词汇习得的策略、词块理论以及认知隐喻理论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由于时间及能力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16年6月

# 目 录

第一章 从历史角度看英语词汇学习.....	1
第一节 英语的历史.....	1
第二节 从历史角度看英语词汇学习 .....	19
第二章 记忆与心理词汇 .....	23
第一节 记忆 .....	23
第二节 心理词汇 .....	30
第三节 双语心理词汇 .....	38
第三章 词汇教学的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 .....	42
第一节 词汇教学的主要内容 .....	42
第二节 词汇教学的基本原则 .....	64
第四章 词汇教学方法与策略 .....	70
第一节 词汇教学方法 .....	70
第二节 词汇教学策略 .....	79
第五章 词汇广度和深度研究 .....	99
第一节 词汇广度及研究 .....	99
第二节 词汇深度及研究.....	112
第六章 词汇教学与语言技能.....	117
第一节 词汇教学与听力.....	117
第二节 词汇教学与口语.....	120
第三节 词汇教学与阅读.....	124
第四节 词汇教学与写作.....	129
第五节 词汇教学与翻译.....	135
第七章 文化差异与词汇教学.....	140
第一节 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140

第二节	词汇与文化	145
第三节	中英文词汇的文化差异	147
第四节	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163
<b>第八章</b>	<b>英语词汇习得研究与教学现状</b>	<b>166</b>
第一节	二语词汇习得研究	166
第二节	高校英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	174
第三节	高校英语词汇教学的现状	176
第四节	高校英语词汇教学存在的问题	178
<b>第九章</b>	<b>词汇习得的理论基础</b>	<b>181</b>
第一节	原型范畴理论	181
第二节	图式理论	188
第三节	语言相对论	194
<b>第十章</b>	<b>词汇习得策略</b>	<b>201</b>
第一节	词汇语用策略	201
第二节	词源策略	207
第三节	习语策略	212
第四节	语义场策略	219
<b>第十一章</b>	<b>心理词汇与词汇习得</b>	<b>221</b>
第一节	心理词汇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	221
第二节	心理词库的组织与词汇习得	222
第三节	词汇习得中的跨语言迁移	237
<b>第十二章</b>	<b>词块理论与词汇习得</b>	<b>244</b>
第一节	词块的界定、分类及特征	244
第二节	词块对词汇习得的促进作用	248
第三节	词块能力培养	253
<b>第十三章</b>	<b>认知隐喻理论与词汇习得</b>	<b>261</b>
第一节	认知隐喻理论概述	261
第二节	认知隐喻理论与词汇习得	267
第三节	隐喻能力培养	283
<b>参考文献</b>		<b>287</b>

# 第一章 从历史角度看英语词汇学习

## 第一节 英语的历史

一种语言的变化和发展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Leith 把他的英语史称为“英语社会史”，其目的就是要语言的变化和其社会功能的变化联系起来。这就是一种社会语言学观。Baugh & Cable 在他们那本著名的《英语史》里也开宗明义地指出：“英语历史是一个文化主题。”这是因为语言的发展有两条脉络：其一是内部的（指语音、结构、词汇等语言范畴）；其二是外部的（指语言的地理和社会分布，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态度、对其特征的研究和规范化的探究）。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互相影响，在英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经常需要和外族打交道。

597 年，不列颠的罗马基督教化使英国人广泛接触拉丁文化，英语词汇于是增加了许多拉丁语的元素；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导致两个民族和他们的语言的融合；1066 年以后法国诺曼王朝征服了不列颠，统治了英国两个世纪，加速了英国封建化的过程，使英语成为下层阶级的语言，而宫廷贵族却以使用法语为时尚。当英语在向法语借用了许多词语的时候，态度（外部因素）影响了词汇（内部因素）。在英语重新成为全民的语言的时候，它的形式和词汇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远非 1066 年以前那个样子了。同样的，英国的百年内战、中产阶级的兴起、文艺复兴、跃居海上大国、不列颠帝国的扩张、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对英语发展成为现代英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二战”以后，许多前英国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有些把英语定为其官方语言，就使英语产生了许多变体，如“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南非英语”，等等。这样，英语的使用也就超出了传统的“英语国家”（英、美、澳、加）的范围。

### 一、古英语时期（公元 450—1150 年）

大约在 449 年，某些日耳曼部族开始入侵不列颠，按照 Bede 在 731 年写成的《英国人民的教会历史》的说法，这些部族为朱特人、撒克逊人和盎克鲁人。朱特人和盎克鲁人来自丹麦半岛，而撒克逊人则来自易北河和埃姆斯河之间的安格里斯西南部。所以在古英语时期，其实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而是按地区分为四种不同的方言。盎克鲁人定居在泰晤士河以北的地区，主要说诺森伯利恩语和默斯恩语；东南部的朱特人说肯特语；在西南部的撒克逊人则说西撒克逊语。这几种方言都是西日耳曼语支的方言，可以互通。入侵的盎克鲁人数量最多，所以到了 1000 年，England（意为 Angles 的国



土)的说法逐渐流行起来,由此演变为英格兰(England)。相对而言,Englisc(盎克鲁人的语言)倒是一种较早一点变成English(英语)的语言。

古英语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它的词语的发音及拼写和现代英语很不相同,原来的长元音有了很多修正。

(2) 从拉丁语和法语派生来的词很少,古英语的词汇完全来自日耳曼语;古英语的语料库里有25 000~30 000个词条,基本上和现代英语的语料库不相同。约有85%的古英语词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而古英语的词有3%是借用词,相对于现代英语的70%以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古英语的词汇大都和日常生活有关系,人们不禁怀疑它的表达方式有限,难以胜任文学语言的精细要求。好在它有两种办法来增加表达方式:一种是通过前缀和后缀,如môd等于mood(情绪)、spirit(精神)、courage(勇气),通过词缀产生很多词:môdig(勇敢的、骄傲的)、môdigan(傲慢的)、môdiglic(崇高的)、môdcaru(忧愁)、môdlufu(热爱)、ofermôd、ofermôdgung(骄傲)、môdhetu(憎恨)、unmôd(消沉的),等等;另一种是通过无需解释的复合词。

(3) 古英语是一种有屈折变化的语言,它和现代英语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它的名词有单、复数之分,各有四个格(主格、所有格、与格和宾格),名词还有性的区别(阳性、阴性、中性),而且不一定和自然的性(sex)有关系,例如stân(石头)、môna(月亮)均属阳性,而giefu(礼物)、sunne(太阳)均属阴性。形容词和名词一样,但多了一个工具格。古英语的动词比印欧语系其他词族的简单,只有现在时和过去时,但却分为两大类:强动词(相当于不规则动词)和弱动词(相当于规则动词)。古英语人称代词的屈折变化比较完整,有性、人称、格之别。

(4) 古英语的词汇结构。古英语所属的印欧语词族大约出现在欧洲,始于冰川期,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地区的冰川融化后,出现了大片的土地,促使了人类的迁徙。这些古英语保存下来的最早期的词汇,大都和自然现象、植物、动物、人类活动有关,如moon(月亮)、tree(树)、brother(兄弟)、mother(母亲)、do(做)、be(是)、new(新)、long(长)、that(那个)、me(我)、two(二)、mine(我的)等。在日耳曼语于2200年前成为独立的语支后,又出现了一些和日常生活、自然现象、陆地与海洋有关的词,如sand(沙)、earth(地球)、starve(饥饿)、make(做)、fox(狐狸)、find(寻找)、boat(舟)、broad(宽广)、drink(饮)、fowl(家禽)、house(房子)、rain(雨)、sail(帆)、storm(暴风)、thief(盗贼)等,甚至出现了一些日耳曼语独有的后缀,如-dom,表示“状态、领域、地位”,如freedom(自由)、kingdom(王国)、stardom(明星的地位)、bugdom(虫世界)和-ship,表示“状况、身份、技能”,如friendship(友谊)、lordship(贵族身份)、kinship(亲戚)、stewardship(管理员地位)。但是,古英语也有一些外来词,主要有三个来源:凯尔特语、拉丁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凯尔特人原来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前居住在英格兰的居民,凯尔特语其实不能称为外来词,它保留下来了许多的地名,如Kent、Dover、Cornwall、Devonshire、Exeter、York、Gloucester、Worcester、Canterbury;河川名,如Thames、Esk、Avon,等等。拉丁语和凯尔特语不同,它不是一种被占领的语言,而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的语言,和这种语言打交道的首先是商业和军事,然后是宗教和文化。前英语时期(公元





55—410年),英国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那些来到英格兰的日耳曼部族早已接触拉丁语,而且一直延续到古英语时期。到6世纪末罗马基督教传入,又引进了一批拉丁语词汇,如 abbot (男修道院院长)、candle (蜡烛)、congregation (圣会)、devil (恶魔)、disciple (门徒)、eternal (永恒的)、martyr (殉道者)、mass (弥撒曲)、pope (罗马教皇)、noon (正午)、offer (奉献)、testament (圣约书)。古英语词汇中约有3%来自拉丁语。但是,从公元787年到1042年间,斯堪的纳维亚人(特别是丹麦人)数次入侵,从掠夺到最后由丹麦国王统治不列颠达25年之久,于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下来,慢慢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除了一些地名外,很多日常生活的用语也慢慢地融合起来,如 bag (包)、call (叫喊)、cast (投掷)、die (死亡)、fellow (伙伴)、hit (打击)、knife (小刀)、root (根)、skin (皮)、sky (天)、ill (有病的)、until (直到)、wrong (错了),介词 till 和 fro,代词 they (他们)、them (他们)、their (他们的),甚至代词 she (她)、动词 are (是)、量词 both (两者)和 same (相同的),也可能受到了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影响。

古英语的最主要的文学作品是3000多行的民间史诗 *Beowulf*。另外,还有一些行吟诗人吟唱他们的生活经验(战争、流放、艰苦的航海、毁坏的城市等)的短诗。

## 二、中古英语时期(公元1150—1476年)

### (一) 历史背景

诺曼人入侵造成了英语的第一次断代。诺曼底公爵威廉公元1066年率军于佩文西登陆。待把同他敌对的英国贵族消灭后,他就把他们的官职和封地分赐给他从法国各地招募来的将士,并且在各处安插诺曼籍贯的神甫。与此同时,许多商人和工匠也来到了大不列颠,构成了社会的中层;而英国原来的居民则降到了最下层。与从前凯尔特人和北欧海盗不同,诺曼入侵者的上层社会——国王和贵族——这群在法国及其相邻的欧洲大陆国家拥有大量的封地和产业的人(如威廉本人既是英王,又是诺曼底公爵,当时的诺曼底有现在法国的2/3那么大,比他在大不列颠的控制区还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视大陆上的财产为主业,英国的为副业,往来经营,但大部分时间住在大陆。这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法语对他们比英语重要得多。我们知道,统治阶级的消费和时尚一般会决定全社会的消费和时尚,上层使用某种语言会带动直接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学习和使用那种语言。在12世纪的英国这种语言就是法语。但征服者威廉自称是历代英王的嫡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43岁时还在学习使用英语。因此,单从政治上考虑,讲法语的统治者并不想废除英语。再则,那时的英国人既无国民教育观念,也无语言规划,诺曼人对当地人使用英语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没有制定把法语强加给被征服者的政策,所以讲英语的老百姓还继续说自己的语言——英语。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了社会的两个方面,一方要以另一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表现在语言上,统治者用法语下达的命令要靠既懂法语又懂英语的人去传达,去组织实施。这样,臣民中有一部分人出于职业或者生活的需要,就主动学起法语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诺曼人与英国人通婚的也越来越多;传教士中也有了英国人;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会使用两种语言的人。两种语言相互影响,逐渐融合。由于法语是上层语言,所



以它对英语的影响比英语对它的影响大得多。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 Robin Hood 用的是一个法语名字便是证明。作为下层语言，英语的功能受到了限制。行政、司法领域都不用它，传教时也用得极少，主要以口头语言的形式继续流通。

1204 年英王暨诺曼底公爵威廉战败于法国，失去了诺曼底领地。从此他和追随他的贵族不得不以英格兰为家，使用法语的主要客观原因不复存在。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英国同海峡对岸的法国成了敌国，岛上各族人民在“英国人”的名义下重新得到认同。但历史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诺曼底人来自法国，其历代英国君王大多沿袭法国生活方式，接受法国文化教育，而且与在法国的亲族通婚，甚至大量任用法国亲信。这种情况在亨利三世朝中达到极致，结果引发了两次简短的内战。在战争中，贵族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驱赶同他们争夺权利的“外国人”。在这种斗争中，会不会讲英语成了识别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手段，也成了获得社会支持的工具。其后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上流社会内部依然习惯地使用法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学习英语，以便同那些只懂英语的人交流。就在这一时期，当那些讲法语的人不得不使用英语时，法语对英语的影响最为剧烈，有大量的法语词被英语吸收；也是在这一时期，高雅的文学开始由使用法语转向使用英语。到了 13 世纪末，法语已经明显失势，弄得有些人不得不出来捍卫它的地位了。1337—1453 年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积怨更深，法语在英国从“外国的语言”变成了“敌国的语言”。

## (二) 中古英语时期的词汇结构

1. 中古英语的最大特点：继续去屈折化，词尾的变化逐渐减少。例如古英语词尾的元音逐渐轻读，于是 a、o、u 都弱化为 e，读作 /k/。中古英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的形式都简化了。例如名词 stān 原有单、复数之分，各有四个格，按照伦敦敦英语，现只保留 3 个：stān、stānes、stāne。形容词也大大简化，取消了单、复数之分。动词趋向于规则化，很多强动词都变为弱动词，如 bow（弓）、brew（酿造）、burn（燃烧）、climb（爬）、flee（逃走）、flow（流动）、help（帮助）、mourn（哀悼）、row（排）、step（步）、walk（步行）、weep（哭）等都在变化，到 14 世纪达到高潮。代词变得简单，在多个指示代词中，只保留 the 和 that，一直延续至今。代词的与格和宾格合二为一，如 him、her、them。语法的“性”至此已全部丧失。

2. 中古英语的词汇结构。在词汇方面，法语的影响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当两种语言同时存在时，而说话人的关系又非常密切，一种语言往另一种语言的转移是难以避免的。很多英语词汇进入了英国的法语，但是其数量远不如法语词汇进入英语的多。法语进入英语分两个阶段，以 1250 年为分界线。在第一个阶段进入英语词汇的法语约有 900 个，如 air（空气）、beast（野兽）、beauty（美人）、color（颜色）、dangerous（危险的）、diet（日常饮食）、feast（盛宴）、flower（花）、jealous（妒忌的）、Journey（旅程）、judge（判断）、liquor（饮料）、oil（油）、part（部分）、peace（和平）、soil（泥土）、story（故事）、tender（柔软的），还有一些反映社会关系的词，如 baron（男爵）、noble（贵族）、servant（仆人）、throne（王位）。第二阶段进入英语词汇的法语词覆盖面很大，包括政府和管理的用语，如 crown（王冠）、state（国家）、empire（帝国）、realm（领土）、reign（统治）、royal（皇家的）、prerogative（君权）、authority（权威）、



sovereign (统治的)、majesty (君权)、tyrant (暴君)、oppress (压迫)、court (朝廷)、council (会议)、parliament (议会)、office (办公室)、governor (总督)、minister (部长), 等等; 法律用语如 assize (巡回审判)、plea (抗辩)、suit (起诉)、judge (审判)、advocate (辩护者)、sue (控告)、plea (抗辩)、accuse (控告)、imprison (关押)、pardon (赦免), 等等; 陆军和海军, 如 arms (武器)、battle (战役)、combat (作斗争)、skirmish (小规模战斗)、siege (围攻)、defense (防卫)、ambush (埋伏)、soldier (士兵)、garrison (驻军)、guard (警卫)、sergeant (警官)、banner (旗帜), 等等; 时尚、餐饮、社会生活, 如 apparel (服装)、habit (习惯)、gown (礼服)、robe (长袍)、garment (衣服)、cloak (外衣)、lace (花边)、embroidery (刺绣)、appetite (胃口)、taste (味道)、beef (牛肉)、veal (小牛肉)、mutton (羊肉)、pork (猪肉)、grape (葡萄)、orange (橙)、recreation (娱乐)、dance (跳舞)、melody (旋律)、music (音乐)、chess (国际象棋)、checkers (西洋跳棋)、bacon (熏肉)、button (纽扣)、blue (蓝色)、brown (棕色)、jewel (珠宝)、ornament (装饰物)、pearl (珍珠)、diamond (钻石), 等等; 艺术、学术、医药, 如 art (艺术)、sculpture (雕刻)、figure (体形)、image (图像)、tone (音调)、cathedral (教堂)、palace (宫殿)、mansion (大楼)、poet (诗人)、prose (散文)、romance (浪漫史)、tragedy (悲剧)、preface (序言)、study (学习)、logic (逻辑)、geometry (几何)、grammar (语法)、noun (名词)、clause (子句)、gender [ (语法) 性]、anatomy (解剖)、stomach (肚子)、medicine (药)、surgeon (外科大夫)、malady (疾病)、gout (风湿)、balm (止痛油)、poison (毒药), 等等。值得一提的是, 诺曼底人引进的法语和正统的法语(巴黎地区的法语, 称为“中法语”)并非完全一样, 因为他们讲的法语本身就是一种方言, 而诺曼法语和中古英语两种语言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3. 除了法语以外, 中古英语还直接从拉丁语里吸收了不少词, 如 abject (不幸的)、conspiracy (阴谋)、contempt (鄙视)、custody (看守)、distract (分散注意)、genius (天才)、gesture (姿势)、history (历史)、homicide (谋杀)、immune (免疫的)、include (包括)、index (索引)、individual (个别的)、intellect (智力)、interrupt (阻止)、infinite (无限的)、minor (小的)、necessary (需要的)、nervous (神经的)、polite (有礼貌的)、popular (流行的)、private (私人的)、quiet (安静的)、rational (有理性的)、reject (拒绝)、solar (太阳的)、summary (摘要)、temperate (适度的), 等等。所谓“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语言也随着诺曼征服而对英语词汇产生影响, 其数量不算太多, 约有 2500 个词语, 如 lighter (驳船)、dock (码头)、freight (货物)、gin (杜松子酒)、dollar (元)、easel (画架)、landscape (风景)、cookie (曲奇饼), 等等。另外, 中古英语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 它也有自身的方言, 按中原地带, 区分为北部、东部、西部、南部方言, 北部方言一直延伸到 Humber 河, 东部和西部方言在 Humber 和 Thames 河之间, 而南部方言则在 Thames 以南。它们的区别表现在发音、词汇和屈折等方面。东部方言覆盖的地区最为广阔, 包括了伦敦、牛津和剑桥, 成为日后标准英语的基础。伦敦是皇宫所在地, 又是政治、法律和经济的中心, 伦敦标准语在 15 世纪中叶, 起码在书面英语方面, 已经被英国大部分地区所承认。



乔叟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以前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不但反映了中古英国的“众生相”，而且也是中古英语发展的重要路标，因为他是用伦敦老百姓普通言语来创作的，反映了他所属的方言地区的语言特点；而他又是当时的宫廷诗人，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宫廷言语已有了相当多的南部特征。

### 三、早期现代英语时期（公元 1476—1776 年）

#### （一）历史背景

文艺复兴时期是现代英语的形成期。印刷术的使用使英语的统一性大大增强了。它降低了书的成本，使书籍有可能传播到社会中层。与其他方言一样，英语在文艺复兴时期遇到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取得拉丁语那样的书面语地位，二是要统一拼写以利于广泛传播，三是要丰富词汇增加使用功能。随着文艺复兴思潮的传入，16 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英语仍然不被重视，被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由于所受的教育，文人们使用拉丁语比英语更得心应手，故认为用拉丁语来写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在语言问题上，人文主义的曙光已经初露。在意大利，14 世纪初但丁就在用方言写作；Alberti 早在 1434 年就站出来为方言辩护了。1534 年，Sir Thomas Elyot 在“健康堡垒”中宣称，如果希腊人用希腊语写作，罗马人用拉丁语写作，那么英国人当然有权用英语写作。这样做的社会原因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多数人不懂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文人们要改造社会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另外，既然能读英语的人比能读拉丁语的人多，那么市场因素也有影响。可是，文人们太习惯于用拉丁语思考和写作了，以至于写起英语来也不能不夹杂些拉丁语词。

在 16 世纪时，英语的拼写十分混乱，不仅各地有各地的写法，各人有各人的写法，甚至同一个人同一篇文章中同一个词时的写法都不一样；词的写法既不与读音一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局面给出版造成了困难——没有社会广泛接受的拼写法，就不可能有公共英语教育。于是就出现了英语正字法。最早出来正字的人是学者和排字工。学者们都懂拉丁文，他们倾向于把英语中的法语借词恢复到真正的或误认的拉丁语拼法。当时印刷厂不多，排字工们把拼写规范化的工作做得更彻底，影响也更深远。16 世纪最后 30 年才有人专心致力于正字法。Richard Mulcaster 在《基础英语：主要内容为英语正字法》一书中提出了如下的原则：同一个词应当永远只有一个写法，拼写法应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多余的字母应当删除。他主张 put、grub、led 不应写成 putt、grubb、ledd，但 putting、witting 等词里的“t”分属不同的音节，应该保留；词尾的“e”用以表明前面的元音是长音，以区分 made 和 mad，stripe 和 strip，也可以用于辅音 /v/ 和 /z/ 之后，如 deceive、love、wise。可以说 Richard Mulcaster 是英语正字法的奠基人。到 1650 年前后英语正字法就基本固定下来了。

文艺复兴运动史无前例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学术领域被大大地拓展了。这场运动有语言因素参与，运动本身又给相关的语言打上了时代的印记。16 世纪以前，作为活的语言，英语主要是保留在人们的口头上。到了 16 世纪，英国的翻译家、批评家、神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可以说一切用笔的人都在用英语写作了。这时，文人们发现英语现有的词不足以讨论学术问题，不足以表现新的思想，便情不自禁地从外国语里大量



地引进词语。引进得最多的是拉丁语词，因为文人们早就以拉丁语为第二语言，使用时信手拈来。希腊语的一些抽象名词或学术术语也于这一时期进入英语。不少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的著作是由法语转译的，英国上层对法语的熟悉和英语书面语的不成熟使人们习惯以法语为范例。意大利是古罗马文明的故乡，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文学、艺术、建筑成就均令英国人向往，前去旅游和留学的人很多，人们回英国时又把意大利语词带了回去。同西班牙、俄罗斯等国的贸易也开展起来了。总而言之，同外国积极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英语的词汇量。据 James Murray 说，16 世纪英语词汇的来源已经超过 50 种语言。对待外来语词，人们持两种态度。一部分人崇尚古典，尽量从古罗马、希腊的语言里引进词语。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的用词为“墨水眼里来的字眼”，主张语言要纯洁，要尽量用英语中固有的词来表达人们的思想。两派交锋在 16 世纪中叶最激烈。到了伊丽莎白王朝末期，人们对之已不太注意，结果出现了妥协的局面。其实在当时没有人不用拉丁语词，有些词对表达新的观念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用不用拉丁语词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分寸问题。文艺复兴究竟给英语带来了多少新词？据《牛津英语大词典》记载共有 12 000 个。这些词有的昙花一现，有的流传了下来，一部分还从书面语变成了口头用语。

## (二) 早期现代英语时期的特点

### 1. 元音大移位

所有的中古英语的长元音到早期现代英语时期都发生了变化，而短元音则相对稳定。

### 2. 语法特征

到了早期现代英语时期，英语语法的屈折变化仍然继续发生，但是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名词只保留复数-s 和单数所有格 's，像 oxen（牛）那样的复数形式，又如 children（儿童）、brethren（兄弟），包括用于诗歌的 kine（母牛），则仍然保留。在所有格方面，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 's，可称为综合型；另一种是 of 构式，可称为分析型。在早期现代英语里，两者格式都出现了，发展成现代英语那个样子。但是在早期现代英语里，综合型的 's 多用于有生命的中心词，如 the boy's arrival（男孩的到来）；分析型的 of 构式多用于无生命的中心词，如 the release of the boy（男孩的释放）。和名词词组有关的是冠词的使用，零型冠词比较普遍，如 say truth（说出真相）、in law（在律里），包括一些介词短语，如 in presence of（在……跟前）、at mercy of（任……摆布）、at door（在门口）。在现代英语中，某些需用零型冠词的地方（如表示一种语言或一门学科）在早期现代英语却可以使用定型冠词，如 Let not your studying the French make your neglect the English（不要让你的法语学习使你忽略了英语）和 He understood the mechanics（他懂得其构造）。形容词已经丧失了它所有的词尾，没有性、数、格的差别，唯一使人感兴趣的是比较级和最高级。在莎士比亚英语里，虽然还有 honestest（更加诚实的）、violetest（更加紫罗兰色的）的用法，但已经逐步为 more（更）、most（最）等分析型的比较级所代替，甚至出现 more larger（更为大一点）、most boldest（最勇敢的）等用法。到了 16 世纪，人称代词已经稳定下来，thou（你）、thy（你的）、thee（你）已经很少用了，主格的 ye 已为 you 所代替。its（它的）成为 it（它）的所





有格。动词词组（指主动词和助动词）在早期现代英语中比较简单，很少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助动词，所以这个时期的动词词组没有现代英语那么精细（例如虚拟时态、情态助动词、时态助动词、被动式、进行时，等等），却很可能反映更大范围内的意思。所以，“Goes the King hence today?”就等于说“Does the King go?”（国王去了没有？）或“Is the King leaving today?”（国王今天要离开吗？），而“Is execution done on Cawdor?”就等于“Has execution been done on Cawdor?”（对Cawdor是否行刑了？）。英语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在Chaucer时代一直表示为-eth，如telleth（告诉）、giveth（给）、saith（说），等等，这是英国南部和东南部方言的用法，到了早期现代英语却慢慢变为北部方言的’s，如tells、gives、says。这个现象不容易解释，在早期现代英语里有时会两者同时并存，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就说：“It blesseth him that gives and him that takes...”（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予的人）。甚至第三人称复数也有使用’s的形式的，如《威尼斯商人》就有“Whose own hard dealings teaches them suspect the thought of others.”（他们自己待人刻薄，所以疑心人家也对他们不怀好意）。

### 3. 词汇结构

这个时期，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Baugh说过：“如果导致美洲的发现、教会的改革、哥白尼理论的出现和许多领域内的思想革命的那种探究和实验的精神不会引起什么语言的变化，那岂非咄咄怪事？”古代希腊和拉丁文化的重新发现在英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通过对这些古代作品的翻译，他们也发现了英语的许多不足。这个时期新词大量涌入，Stockwell等人指出，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的记录，公元1500—1700年，每十年英语词汇增加4500个词，这些新词中有2/3是通过现有的词根和词缀的方法来建立的，有1/3是借用的。排除了那些来源不清和1700年后并没有记录的词，英语在这两百年间共借用了20000个词。在这个时期，拉丁和希腊语的借用词大量增加，大多数的学术性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作的。拉丁语对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像下面的这些词都是来自拉丁语，最初可能是作为学术性词汇而被引进的，后来才慢慢得以普及，成为普通词汇：curriculum（教学大纲）、elect（选举）、exclusive（排他的）、imitate（模仿）、insidious（阴险的）、investigate（考查）、relate（与之有关）、sporadic（零散的）、transcendental（先验论的）、abdomen（腹部）、antenna（天线）、calculus（微积分）、cerebellum（小脑）、codex（法典）、commensurable（相称的）、compute（计算）、evaporate（蒸发）、lacuna（裂口）、recipe（食谱）、species（物种）、frequency（频数）、parental（父母的）、plus（加）、invitation（邀请）、susceptible（敏感的）、offensive（进攻的）、virus（病毒）。古希腊语是学术性词汇的另一个源头，有的是通过法语和拉丁语间接引进的，如atheism（无神论）、chaos（混沌）、dogma（教条）、economy（经济）、ecstasy（狂喜）、drama（戏剧）、irony（讽刺）、pneumonia（肺炎）、scheme（规划）、syllable（音节）；有的则是直接引进的，如asterisk（星号）、catastrophe（灾祸）、crypt（地窖）、criterion（准则）、dialysis（分离）、lexicon（词汇）、polyglot（通晓多种语言者）、rhythm（韵律）、syllabus（大纲）。

此外，随着英国和欧洲国家的商业往来和文化接触日益频繁，欧洲的语言也对英语



词汇量的增加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英语中很多音乐词汇来自意大利语，如 *adagio*（柔板）、*andante*（行板）、*bravo*（喝彩声）、*concerto*（协奏曲）、*falsetto*（假音）、*soprano*（女高音）、*tempo*（拍子）、*trombone*（长号），等等；而从“低地国家”（如荷兰）则吸收了一些日常生活的词语，如 *bully*（恫吓）、*cookie*（曲奇饼）、*gin*（杜松子酒）、*kid*（小孩）、*kit*（包）、*roster*（花名册）、*track*（小径），等等。从意大利语中吸收的多是名词，而且常见于书面语；而从荷兰语中吸收的则有名词和动词，而且多见于口语，这是因为荷兰语是通过两国人民直接接触而被引进的，而且它在结构和英语比较接近，两国语言在接触中很容易被互相混用。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借用的词语则大多数与海上和陆上的军事掠夺、开拓殖民地有关。

在早期现代英语里，英国文学也出现许多文学巨匠，前有 Thomas More，写下《乌托邦》；后有诗人 Edmund Spenser，以长诗《仙后》著称；最后以莎士比亚的 37 个剧本集其大成。从语言上，莎士比亚的作品勇于革故鼎新，Shewmaker 指出：“莎士比亚吸收了大量的新词，当它们不合用的时候，就自己创造，包括 *circumstantial*（根据情况而定）、*dauntless*（无所畏惧的）、*disgraceful*（不光彩的）、*immediacy*（直接）、*investment*（投入）、*lackluster*（无光泽）、*laughable*（可笑的）、*lonely*（孤独的）、*premeditated*（预先策划的）、*swagger*（大摇大摆）、*unmitigated*（没有和缓的）和 *worthless*（没有价值的）。”

到了早期现代英语的后期，人们发现语言的用法远非统一和一致的，例如 *have wrote* 与 *have written*（已写下来）、*housen* 与 *houses*（房子）、*shoon* 和 *shoes*（鞋子），可以同时并用，*service*（服务）可以念成 *sarvice*，*concern*（关切）可以念成 *consarn*。所以 Baugh 主张专门来谈一谈“建立权威”的问题，这其实并非一个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的阶段，但是它在语言发展中却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Swift 的一系列追求标准化的活动、Samuel Johnson 编制的词典、Robert Lowth 编制的《英语语法简论》等都企图建立一些英语的规范。

## 四、当代英语时期（公元 1776 年至今）

### （一）历史背景

《剑桥英语史》把美国宣布独立的 1776 年定义为这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政治上说，它是 1066 年以来发生在英国文化和语言上的种种事件的一个分水岭。1776 年以后，我们再不能只谈英语史，而必须谈各种英语史。

进入 19 世纪以后，英语似乎已经成熟了。由于教育普及和人口流动加剧，其演变的速度也慢了下来。语音、语法、词形方面的变化都不显著。然而英语并没有停步不前，仍在缓慢而有力地变化着。

18 世纪的最后 30 年是人们开始研究“正确”的发音的时代，也是“正音学家”出现的时代。那些所谓的正音学家并没有受过语音学训练，但是在他们的著作和词典中却勇敢地声称能提供“正确”的发音。他们中最成功的当属 John Walker。他在 1791 年出版的《英语读音释义词典》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其后的 100 多年里，关于发音问题，大家都以他的意见为准。而就在这个期间，英语的读音还是在变化。在《The



Broadcast Word》一书中，曾任语音顾问的 Lloyd James 指出，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英语标准音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语音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这一时期，英语语法结构趋于统一和稳定，语法形式和习惯用法的改变比较小，出现了用 get 作助动词以形成被动语态的结构，如 He got hurt。同时还出现了大量的动词短语。比起上述变化来，词汇的变化十分惊人，这主要表现在数量的急剧增长。科技的进步、传媒和通讯的发展、非殖民化运动等都是造成这种增长的重要原因。今天英国英语里究竟有多少词呢？《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二版（1989）收了 50 万个。严格地讲，《牛津英语大辞典》里的词并不全是英国英语用词，也有用于别处的。最后，伴随语音、语法、词汇变化的是口、笔头语言风格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生活于英国的人随时可以察觉的；通过比较 100 年前的文学名著和今天的文学名著，或看萧伯纳的剧本和现在的电视剧，我们中国的英语使用者也可知其一二。

## （二）当代英语时期的发展

### 1. 拼写改革

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正字法，但莎士比亚以来，人们都为英语的拼写感到头疼，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 17 和 18 世纪。在英国和美国都有不少有识之士主张简化英语的拼写，并分别成立了拼写改革协会。1883 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建议采纳一些简化拼写，如用 tho 代替 though（虽然）、alto 代替 although（虽然）、thru 代替 through（通过）、program 代替 programme（计划）、catalog 代替 catalogue（目录），等等。有的被大众所接受，但是还有很多却没有。《牛津英语大词典》的一个编者 Henry Bradley 指出，那种认为书写的主要功能是表示声音的想法是错误的。对现在许多人来说，写下来的词语和说出来的词语同等重要。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很多词语无需拼写，甚至无需经过心理拼写的中介过程。改变一个长期以来使我们能够马上把它变为意义符号的做法，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障碍，哪怕是临时的障碍。而且有许多词语虽然发音相同，但是写下来却不一样。所以 Bradley 反对对英语拼写作根本的改变。Baugh & Cable 在援引 Bradley 这个看法时认为，他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要改革拼写，那必须是渐进的。

### 2. 语法特征

根据 Denison 的归纳，到了 1776 年，英语已经经历过足以把当代英语和古英语区分开来的各种变化。词序早已用正常的主语—动词—宾语或主语—动词—补语的次序来取代把动词放在句子后面的古老形式，形态已经大为简化。名词和形容词只有一些残余的变格形式，动词也是如此，介词的使用量大大增加。英语助语词系统变得复杂化，用来标注语气和时态，我们目前使用的大部分语法结构，包括虚拟的助动词 do，都已经到位。有些牵涉到限定和非限定从句的型式在古英语里是很少见，甚至变得不可能。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作为常用的库存而存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在语言上把 1776 年的英语和当代英语等同起来。例如有些名词可以分为可数和不可数，从 19 世纪开始，有些名词可能出现从不可数到可数的系统变化过程，例如 acquaintance（友人）原是不可数的，所以 Gaskell 在小说 *Mary Barton* 说 “She dreaded addressing any of her former female acquaintance”（她害怕称呼她任何以前的女友）。但是她的同代人 George Eliot 在 *Middlemarch* 里却说 “His acquaintances thought him enviable to have so charming a wife”





(他的朋友们觉得他有这样一个迷人的太太，令人羡慕)。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统计，acquaintance 不可数与可数的用法比为 84 : 24，可见其趋向。又如人称代词作为中心词往往保留其主格，如 That poor I must write... (我必须写得那么贫乏……)，但很快就被间接格所取代，如 The miserable little me to be taken up and loved... (我这个可怜的小人物也受到注意和垂爱)。使用间接格在 19 世纪仍然被认为是粗俗的，但在当代却被认为正常。在当代里最常用的限定词是定冠词 (the) 和不定冠词 a (n)，但在英语的最早阶段，并没有冠词。要发展一个冠词系统就必须从有限资源里，通过语法化的过程来建立，于是英语就从指示代词中发展定冠词，从数词 one 中发展不定冠词。这种发展过程较缓慢，且有固定路线。冠词首先出现在有陈述性和参照性功能的名词词组的位置，以便于语篇的进一步展开，如 Still there was then a man, righteous in the eyes of God, called Noah (然而，有一个在上帝眼中视为正直的男子，叫做 Noah)，然后慢慢出现在有表述功能的名词词组中，如...that it is a miracle (这是个奇迹)，或有从属功能的名词词组，最后才出现在具有情态或否定功能的名词词组。

Baugh & Cable 在讨论现代英语在 19 世纪以后的发展时，认为动词—副词组合的发展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倾向。像 set out (开始)、gather up (收集)、put off (推迟)、bring in (引进) 这些组合是由一个动词 (往往是单音节的) 和一个副词构成的。在古英语里也有一些词，如 withstand (经受)、overcome (克服)，但是它们在罗曼入侵时却逐渐被弃用；在中古英语时期大量法语词语涌入英语，也使它们的发展受到推迟。这些组合的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它们可以用于大量比喻和习惯性的意义，如 bring about (引起、完成)、catch on (理解)、give out (用尽)、keep on (继续)、put up with (容忍)、turn over (交出)，等等。这些组合在口语中常常可以用作名词，如 blowout (井喷)、cave-in (塌方)、holdup (抢劫)、runaway (逃亡)，而且还可以用来代替那些比较学术性和正式的用语，如 comprehend (= catch on)、continue (= keep on)、surrender (= turn over)。这好像是在说明，词汇发展和语法发展遵循着从综合到分析的共同道路。根据 Kennedy 的统计，英语中 20 个动词：back (后退)、blow (吹)、break (打破)、bring (带)、call (叫)、come (来)、fall (掉下)、get (拿)、give (给)、go (去)、hold (抓住)、lay (放置)、let (让)、make (做)、put (放)、run (跑)、set (放)、take (拿)、turn (转动)、work (工作) 因用法不同，可形成 150 多种组合和 600 多种意义。

### 3. 科学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词汇的增长

医药卫生在诊断、治疗、防止疾病等方面的发展使医学和一些分支科学，如细菌学、生物化学知识得以普及，像 anemia (贫血)、appendicitis (阑尾炎)、arteriosclerosis (动脉硬化)、bronchitis (支气管炎)、diphtheria (白喉) 这样的疾病名称，像 aspirin (阿斯匹林)、iodine (碘酒)、insulin (胰岛素)、morphine (吗啡)、penicillin (盘尼西林) 这样的药物名称，像 stethoscope (听诊器)、bronchoscope (支气管镜)、EKG (= electrocardiogram, 心电图)、CAT (= computerized axial tomography, 计算机化 X 射线轴向分成造影扫描) 这些医疗设备，都慢慢为人所熟知。别的学科，如电气、物理、化学、心理学，也都有长足的进步，使许多新词得以进入千家万户。另外汽车、电影、广播、电视、计算机、互联网这些现代化元素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语言的词